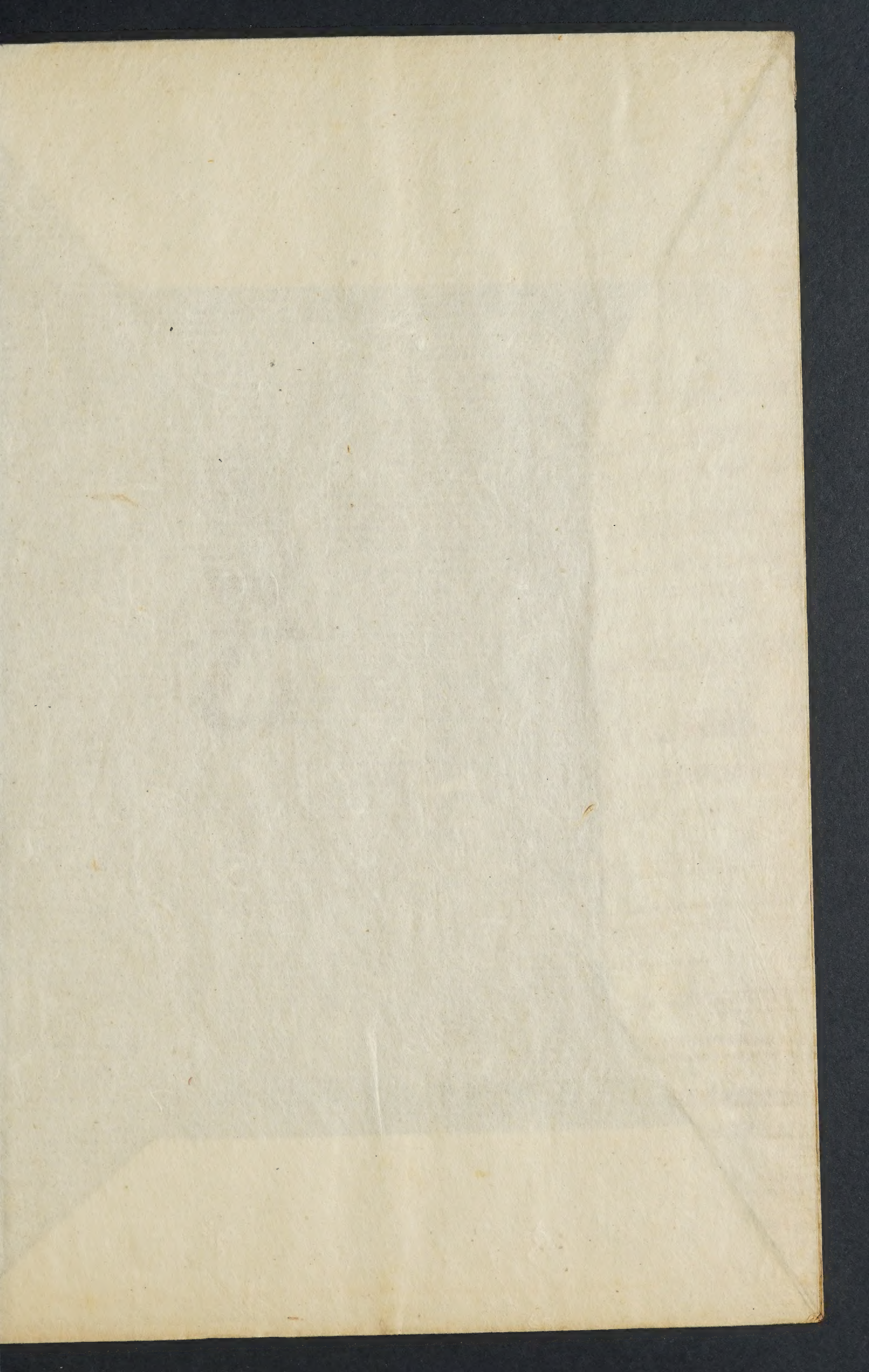
楚辭

五



楚辭

天問

宋黃長睿曰、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宋文鑑第九十三卷

林西仲曰、一部楚辭、最難解者、莫如天問一篇、以其重複倒置、且所引用典實、多荒遠無稽、故王逸以為題壁之詞、文義不序次、而朱晦庵集註、闕其疑闕其謬者、十之二三、使後人執卷茫然、讀未竟而中罷、余嘗惜焉、茲細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興亡作骨、其所以興在賢臣、所以亡在惑婦、惟其有惑婦、所以賢臣被斥、讒諂益張、全為自己、抒胸中不平

之恨耳篇中點出妹喜妲己褒姒為鄭袖寫
照點出雷開為子蘭上官靳尚寫照點出伊
尹太公梅伯箕比為自己寫照未段轉入楚
事一字一淚總以天命作線見得國家興亡
皆本於天無論賢臣即惑婦讒諂未必不由
天降或陰相而默奪之或見瑞於千百年之
前而收效於千百年之後天道不可知不得
不歷舉而問也至於引舜象王喬二姚簡狄

女媧昭王穆王幽王齊桓彭鏗吳光子文皆
逐段中錯綜襯貼交擊旁敲原不分其事蹟
之先後照染呼應步々曲盡其妙看來只是
一氣到底停吹甚明未嘗重複亦未嘗倒置
無疑可闕亦無謬可闢世豈有題壁之文能
妥確不易若此者乎其從天地未形之先說
起以有天地方有人有人方成得世界自此
後茫々終古治亂紛紜皆非人意計所能及

恐無時間得盡也寄慨遠矣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
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遂往也道猶言也有人則有傳道時無一物必無
説道有個往古者上下謂天地也天地尚未分必
無因以推驗也冥幽也昭明也謂晝夜也瞢暗言
晝夜未分也極窮也雖欲窮其理而不能也馮翼
氤氳浮動之貌淮南子曰天墜未形馮々翼々又

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々冥々莫知其門

天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曶黒晣眇往來屯々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明闇即謂晝夜之分也時是也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天對曰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與圓同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天對曰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輠渾淪蒙以圜號冥凝玄釐功歸無有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林西仲曰斡烏活反斡所以轉維所以縛必有縻繫之處方可不脫南極北極兩頭之軸必有關置

之處方可不落當撐持也河圖言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天既受八柱撐持自應平放似東南地面不宜獨缺

天對曰烏徯繫維乃糜身位無極之極莽瀰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皇熙亹々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際邊也放至也屬附也

隅角也、

天對曰、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巧欺淫詭、幽陽以別、無限無隅、曷懵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敶、

沓合也、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敶列也、言日月衆星安所繋屬、誰敶列也、

天對曰、折篿剡筳、午施旁竪、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規燬魄淵、太虚是屬、棊布萬

山海海外東経
曰黒歯国云々
下有湯谷湯谷
上有扶桑

焭咸是焉托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集註曰湯音陽一作暘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次舎也汜音似上聲水涯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也

天對曰輻旋南晝軸奠於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悪有谷汜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其生也、言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菟一作兎同、

天對曰、爕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玄陰多缺、爰感厥兎、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天對曰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

天對曰怪沴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

時届時縮何有處鄉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

天對曰明焉非闇晦焉非藏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隅而廷彼角亢

林西仲曰己上從天地旣形之後併生人之始以爲問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汩治鴻大水也師四岳及群臣之衆也尚高舉也鮌不堪任治水衆竟以應薦衆旣不以方命圮族爲憂亦當先試其能而後用之

天對曰、惟鯀譊々、隣聖而孽、恒飾麗蒙、乃尚其圮、后惟師之難、瞶頻使試、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林西仲曰、障堤綿亘若鴟龜之曳尾相銜者、然此出於同事者之謀、但鯀誤聽耳、聽人所欲而求成功、非方命圮族之比、而堯獨加罪、但拘囚而久不殺、且用其子、疑必有以諒其心矣、

天對曰盜堙息壤招帝振怒賊刑在下而投棄于
羽方陟元子以亂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
按柳宗元以鮌為鴟龜所食故失對
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
繼業而厥謀不同
禹鮌子也腹懷抱也詩曰出入腹我纂集也緒緣
端也父死稱考
天對曰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渠夫圜不

可以類胝躄步橋楯勩踣厥十有三載乃益厥醜宜儀形九疇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集註曰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洪泉即洪水窴與填同則一作州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圜則也墳土之高者也

天對曰行鴻下隤厥丘乃降□填絕淵然後夷于

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林西仲曰應龍佐禹畫地泉流是物無不効命矣河海至遠皆所躬親是身無不周遍矣

天對曰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王逸曰言鯀治鴻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康

林西仲曰、已上皆問鯀禹之事、若論作文定體、問天之後即當問地、因下文所本山川人物皆人所不經見

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天對曰、圜燾廓大、厥立不僨、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天對曰、州錯富媼、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庳、

者惟禹跡所及最属、宜鋳而为界、而益復萬而為経、故先栢詒水一段、庶幾闡者可以徴信、此亜栝之言、説者以为文不次序、誤矣

東歸窮墟、又環西盈、脉宄土邑、而濁々清々、墳壚慘疏滲濁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㴴々、又何溢為

滲 焉 攸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脩長也、墮狹而長也、衍餘也、

博物志曰、河圖天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

東北二億三萬三千里、

天對曰、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

長范忽不準孰衍孰窮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尻音羔（古居字）脊骨盡處也

淮南子地形訓曰禹乃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注增重也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

天對曰、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處爰都、

增城之高、萬有三千、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淮南子地形訓曰、崑崙云々、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内不周之風、

天對曰、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山海大荒北經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又海外北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在無䏿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注、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

林西仲曰、羲和日御也、若木在建木西、其華照下地、是日未出時、以為光也、一晝常暗、一夜常明、同一大地、何光之不均如是、

天對曰、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暝、厥朔以炳、惟若之華、稟羲以耀、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淮南子地形訓曰、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氷、

拾遺記曰、須彌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以石色如玉也、

禮記曰、猩々能言、不離禽獸、

天對曰、狂山凝々、水于北至、爰有炎州、司寒不得以試、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哆々、人名是達、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林西仲曰、山海經云、熊山有穴、恒出神人、疑乘龍虬以遊者神熊也、物固有非其類、而合以爲類者、

天對曰、有虬螻々、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招魂曰、雄虺九首、往来儵忽、
山海海外北經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
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為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
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衆帝
之臺、在崑崙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
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

又海外南經曰、不死民在其按指交脛國東其為人黑
色、壽不死、
又大荒東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
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
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蹲其上、張其兩耳、
天對曰、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
負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横九里、
按、柳宗元以儵忽為南北帝、不與招魂合、失對、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林西仲曰靡蔓也枝交錯曰衢山海經云浮山有草其華如枲另是一種蓱無枝枲無華此應上焉有石林句而窮其理

山海海內南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爲蛇青黃赤

天對曰有蓱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枲

巴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山海北山經曰又（按指泰澤）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其風如飈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注浴即黑水

又大荒東經曰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黍食注自髀以下如漆

黑水三危出禹貢

林西仲曰（淮南子云）三危在樂民西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

危之露、可以輕舉、又三危金臺石室、食氣不死、言此地在何處、可求延年不死之術乎、恐壽畢竟有所止也、此承上何所不死句、而辨其眞妄、

天對曰、黑水淫々、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僊者幽々、壽爲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山海海內北經曰、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陵魚

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又東山經曰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

按堆恐崔異體當作堆彈射也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

天對曰鯪魚人貌邇列姑射鬿崖峙北號惟人是食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歷大澤千里羣鳥是解

按柳宗元改烏作鳥失對

林西仲曰已上據地形之廣大及山川人物之奇詭者以爲問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當此之時自當不暇他及焉得彼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塗山在壽春東北濠州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塗一作涂音塗下土方用商頌語

按無天對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孰熟通

王逸曰、閔憂也、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

天對曰、禹懲于續、鯀婦亟合、肢離厥膚、三門以不眡、呱々之不盡、而孰圖厥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

按、此對不審、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集解曰、益禹賢臣也、作為也、后君也、離遭也、蠱憂也、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啓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蠱、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益伐扈、以達拘執之撻乎、

天對曰、彼呱克臧、俾以作夏、獻后益于帝、諄々以不命、復為嬰者、昌戚昌蠱、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克禽聖庸、夫孰克害、

按、柳宗元上二句爲一節、下連無害厥躬、爲一節、故失對、

皆歸射籲、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林西仲曰、凡能取中皆曰射、籲窮也、作革創造而除其故也、播降、播殖天所降之嘉種也、若謂啓之所爲、皆歸于中理而窮情、無傷害於躬行、不必論其爲枸爲逹、何后益掌火除山澤舊患、創造於先使禹得暨稷奏艱食功莫大焉、不得受禹禪乎、

天對曰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逆踐垍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胡往不弛

按此對不審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墬

山海大荒西經曰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

林西仲曰棘急賓列商度也啓纘禹緒急於陳列
商度禹功以為九辯九歌之樂是克勤之子矣故
曰勤子淮南子云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轘轅
之道塗山女見而慙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曰還
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生子其石在嵩山是見屠
之母矣故曰屠母竟地言遠之極也屠母死分竟
地勤子豈無終天之痛亦不當憂乎
天對曰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辯同客之序帝以賓

嬪禹毋產聖何豳厥旅彼淫言亂蜀聽賊以不虎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林西仲曰太康滅厥德而禽荒羿因民不忍距於
河是上帝使革除民患也何羿之自為孽尤甚豈
帝亦不擇於始乎雒嬪水神宓妃也傳曰河伯化
為白龍遊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
雒神交皆其自為孽之實
天對曰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

以降震鶬厥鱗集矢于晥肆咠帝不諶失位滋嫚

有洛之嫮焉妻于狡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左傳昭二十八年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馮狹也珧弓名也決射韝也言羿既射伯封以肉

膏粢天帝而天帝不順羿之所為也

天對曰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

力胡肥台吉喉而天厥禍

浞

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左傳成三年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

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

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娶紇狐言行狐媚于內眩與玄同玄妻見上羿
雖射能貫革彼交吞不能自脫也
天對曰寒譊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姧民是
臧夆土作仇徒怙身弧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
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林西仲曰鮌永遏東裔西征之路阻而窮矣雖欲
越羽山之巖而往何可得乎黄熊之化死爲異類

巫不能招魂再活、使復為人、其生其死、重有可悲者、莆雚水草也、疾惡聲也、水平之後、荒地盡為良田、幷投嘉種、鯀可藉以蓋愆矣、而惡聲仍長滿一如故、其死後又有可悲者、鯀開先治水、本無大過、惟以未成功、被殛、故夏代郊鯀、以為報、此欲言少康誅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所以插入作引、

天對曰、鯀殛羽巖、化黃而淵、子宜播殖、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以讙以都、尭

陳白沙曰此堂即所見先王祠廟之

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頑厥祀後世是鄙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

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王逸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蛇若蛇

者也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為此堂乎藏善

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

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

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

也。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幣筐。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按。此堂指文子堂也。天式縱橫。此蜺茀之法式。縱橫天上。被擊而分離。其縈繞乃佯死耳。言有道之人。死而不亡。以喻有德之家。斷而不絕也。

天對曰。王子怪駭。蜺形茀裳。衣褫操戈。猶懵。夫藥良終。鳥號以游。奮厥篚筐。智漢莫謀形。胡在胡亡。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林西仲曰蓱蓱翳雨師名號呼也天雖遠似有感
通之理撰具膺受也八足兩頭合為神鹿天雖公
又似有獨厚之私脅與協同
天對曰幽陽潛爨陰蒸而雨蓱馮以興厥號爰所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脅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林西仲曰手拍曰抃安帖然不墜也列仙傳云巨

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於最難致力之事似有能致力者鼇既含水而陸行無以爲置身之地何能移山於頭而戴之似致力於最難之事又有不待資藉而能自奮者八句爲少康得天眷獨力興復起引

天對曰宅靈之丘𢶡焉不危鼇䵷厥首而恒以悟虎要釋而陵殆或譎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

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王逸曰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無義
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夏
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女
岐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岐與澆淫佚爲之
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
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爲遇危
殆也

按、易首者、言如褰裳易渡邊亘死之事乎、
天對曰、澆繆以力、凡麀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字之、
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集註曰、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事、不相涉、疑本
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斟尋國名也、杜預云、斟灌斟
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
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

林西仲曰已上五段皆問夏之代之事

夏配天不失舊物也衆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

天對曰湯奮癸旅爰以傴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按柳宗元以上二句為湯事故失對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妹嬉之肆其情意何如

而湯之殛之何如、

天對曰、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萠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城、誰所極焉、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林西仲曰、舜于田號泣、瞽瞍不為娶、堯不拘禮而釐降、是舜得二女而興也、事有見端、非人意計所

及者十里爲成璜臺即離騷乃望瑤臺見有娀之佚女是也呂氏春秋云有娀築臺以飲食其女即簡狄也下文故有簡狄在臺之句是帝嚳又得簡狄亦不計其至何代而興也女人爲帝古所未有必有言其當崇尚者女媧牛首蛇身宣髮玄中其形體之異必有賦之者是女媧又得女體自興也合三帝而論之衆豈得一妹喜遂當乜天下乎天對曰瞽父仇舜鯀以不儷堯專以女兹俾亂厥

世惟蒸々翼々于潙之汭紂臺于墳箕克兆之惟
德登帝師以首之媧體廼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

七十二獲說之

舜服厥第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
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林西仲曰服猶服習不以爲意也象焚廩浚井而
得免於罪誰為之乎古古公亶父也吳以斷髮文
身之國得至古公之世遇採藥之人止于南嶽而

不還、斯指岐周、言泰伯虞仲兩男子、去岐周而使
吳得賢君、實出人之意外、誰為之乎、再合二事、而
觀之、敗者有以敗之、興者有以興之、非人所能敗
之興之也、為下文湯伐夏作引、
天對曰、舜弟眡厥仇、畀庸水火、夫固優游、而孰殆
厥禍、犬齗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富
賦、嗟伯之仁、遜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林西仲曰治象謂之鶴禮記云君子比德於玉固
治象而表其德以薦馨于帝此夏代諸王皆克享
天心也桀本繼諸王而謀國者何終致亡國
天對曰空桑鼎殷誦羨厥鶴惟剸知言鵰焉以爲
不仁易憑危夫昌㩳昌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
按柳宗元從舊說為伊尹割烹之事蓋失對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
黎服五服之黎民也帝謂上帝也

天對曰、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疚、以夷于膚、夫昌不繇、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王逸曰、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者也、

天對曰、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

林西仲曰、已上問契所以當亡之故、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集註曰、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言啓兼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為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据而其文勢似啓更為扈所弊、不可考也、

天對曰、該德胤考、蓐收于西、爪虎手戟、尸刑以司慝、牧正矜々、澆扈羑踣、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干禹之來有苗干羽以舞民樂其生脅膚肥澤何以若此乎脅曼膚肥澤之貌

天對曰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克膏于肌醢寶被躬焚以旗之

按柳宗元為二節故失對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王逸曰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

為諸侯手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
其先人先國之原何所從出之乎
天對曰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斮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林西仲曰及有扈旣滅之後而啓少年所秉之德
始終不改方得素朴之犧以祀往諜受天之班祿
不但尋常狩祭而還朝已也蓋定命之難如此十
六句根上黎服大説句以非常之舉黎民所懼啓

以變禪為繼猶有不服之國疲於戰攻况湯變揖讓為征誅尤甚於啓乃得黎服大說眞不可解天對曰殷武踵德叟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之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王逸曰昏闇也循遵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婬泆夷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

其子欲與之婬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
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棘
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
詩經世本古義墓門曰梅繁鳥當作鷙鳥鴞亦非
梟張揖廣雅以為鷙鳥但未詳其狀云何荊州記
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鴞廣志云鴞楚鳩所
生如蛩々巨虛種類不滋乳也玩逸此注則陳國
舊有此詩而辭女引而歌之耳固非其所自作也

天對曰、解父狄淫、遭慤以赦、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覗、

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王逸曰、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竝為淫佚之惡、欲共危害舜也、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令舜浚井、從上寘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有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為諸侯、

按八句言淫泆肆情不特夏桀天何致條放之罰於夏桀乎

天對曰衆不兄龔而奮以謀益聖孰凶怨嗣用紹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至於有莘乞伊尹因得吉妃以爲內輔也

天對曰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旣內克厥合而外弼

於德伊知非如伊之知臣昌以不識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王逸曰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
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反居無幾何臼竈中
有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
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
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
女也

天對曰胡木化于毋以蝎厥聖喙鳴不良嫚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林西仲曰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置之重泉湯乃行賂桀釋之是湯以無罪被囚也不勝心伐帝言伐桀非湯本心有挑之者矣指伊尹就根上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二句言湯之興止在得賢也

天對曰、湯行不類、重泉是因、遷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讐、捘、柳宗元從舊解、故失對、已上問湯所以興之故、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

王逸曰、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

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
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
也蒼鳥鷹也羣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師勇猛如鷹
烏群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云惟師尚父時
惟鷹揚也

天對曰膠鬲比黎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興以畢
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叔旦武王弟周公也嘉善也揆度也猶言帝度其心發武王名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黄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射也旂之翹曰原有不滿武王之意亦自附夷齊之義也

天對曰頭紂黄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

授殷天下其危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林西仲曰前此觀政于商而不即伐是周授殷以

天下也但問據其位者將安用乎乃紂無悛心反
人咸就之力而致亡眾將何在
天對曰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
按此亦從舊解故失對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集解曰爭遣伐器謂泰誓言羣后以師畢會也並
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
軍人々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此二者何以使其

然耶

天對曰咸逭厥死爭徂器之冀鼓顛禦讙舞靡之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而逢彼白雉

王逸曰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此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乎

天對曰水濱翫昭荊陷弒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梅貪也、環旋也、

天對曰、穆懵祈招、猖狂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

胡紿娛戴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王逸曰、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

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

執而曳戮之於市也、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

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
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
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
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被戮夫婦
夜亡道聞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
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乃入此女以贖
罪是為褒姒用以為后惑而愛之遂為犬戎所殺

也
天對曰儒賊厥訧爰縻其弘幽禍挐以夸憚寘以
漁淫嗜蠹殺諫尸謗屠剝鱗黎以徽而化黿是違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林西仲曰死不得葬與被殺無異故曰身殺以齊
桓一人之身而天命罰佑之不同如此而况周之
後世有昭后穆幽乎總收上文言外有用管仲則
興用豎刁輩則亡之意爲下文殷棄三仁周用太

公起引

天對曰天邈以衆人某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

尤違桓號其大任屬以傲辛良以九合逮孽而懷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車之右驂曰服言置之左右也

天對曰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圖倒覩輔讒以

僇寵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雷開
佞臣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
天對曰干異召死雷濟克后
按柳宗元運下四句為一節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方術也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
之菹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詳狂而
為奴二人德同而術異也

天對曰、文德邁以被、乃韜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按、柳宗元以聖人為文王之事、失對、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集註曰、稷事見詩大雅及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温之、以為神、乃取

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
林西仲曰以紂之罪皆興周之資也況周自唐虞
迄殷世有其德乎姜嫄履武天所以篤厚元子氷
上鳥翼與玄鳥之詒何異
天對曰棄靈而功篤何爽焉翼氷以炎盍從長焉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林西仲曰竹史云殷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彤弓旅
矢九命為伯是季歷以殊才奉賜也震主者不無

逼近相邀之危而又有久長不替之遇其中必有相之者

而天對曰既岐既嶷宜膺將爲紂出以啓武紹尚焉

按柳宗元從舊解故失對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伯昌謂周文王文王號召殷衰之叛國以事紂司牧伯之權徹通也岐社大王所立岐周之社也武王既有殷國遂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大社猶

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

天對曰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易岐社以大國之命、

以祚武、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

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言大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

民依倚而隨之乎、惑婦謂妲己也、問有何事可譏

乎、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

帝上帝親致紂之罰罪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天對曰踰梁橐囊殪仁蟻萃妲滅淫啇痛民以亟去肉梅以頒烏不台訢孰盈癸惡兵躳殄祀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王逸曰師望謂太公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識之乎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

天對曰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歧目厥心瞭眂顯
光奮力屠國以闢贖厥商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王遹曰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欲久
忍也尸主也集會也言武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
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

天對曰發殺昌遲寒民于烹惟粟厥文考而虔子
以徂征

伯林雖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林西仲曰伯林擬地名申生為驪姬譖而自縊當得何罪豈死後猶能請帝罰夷吾其精神可以動天塞地畏懼何人而輕死耶豈驪姬譖行不能自保猶紂之有妲己梅伯箕比萬難自全此周以呂望操必勝之勢非有所悔亦非有所急乎

天對曰中潛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訟蟯賊而以變天地

已上皆問周取殷之事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集註曰言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至於危亡乎王者旣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為使它姓代之乎其警戒之意至深切矣

天對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亂息以棄天又祜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言湯初臣伊尹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也官家之官言終使湯為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也

天對曰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勲功也闔呉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

夷末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火離散
亡族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壯大也能
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嚴也
天對曰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
邁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
彭鏗即彭咸鏗咸一音之轉韶巫咸也按尚書在
大戊時有若巫咸高宗肜日有雊雉蓋彭鏗為羹

按斟猶宰也左傳宣二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史記作羊羹不及蓋華元御叔牂偶尸斟羊之變故稱羊斟猶鄭翼人羖高稱爲隨羊也淮南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斟而饗之上帝也從大戊至高宗二百餘歲受壽何其永多久長屈子自傷居江南卑濕之地而壽不能長也

天對曰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按柳宗元從舊説故失對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蟻微命力何固

林西仲曰中土列國共治其民爲君者何故相怒

而爭蠡蛾之命最微猶有自固其窠與宂之力物不能侵此痛楚與秦屢戰而多失地

天對曰螝蠚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群螽夫何足病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王逸曰祐福也言昔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祐之也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也

天對曰革回偶昌鹿昌祐以女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王逸曰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

天對曰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畀卒逐以旅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孫鑛曰、補注薄暮喻將老、雷電喻君怒、似得文情、
又曰、以上總是說天地間、多不可解之事、似俱是
興起語、此下乃是正意、言君欲徵福、但當自奉其
威嚴、厥嚴不奉而作師長先、吳先可鑒也、爰出子
文、亦只是天道不測之意、
天對曰、啓吟於野、胡若之狼、嚴墜謳殄、丁厥任
按、柳宗元連下為一節、對意亦不審、
伏匿究處、爰何云、荊勳狗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

何言

言吾將退於江濵伏匿完處耳當復何言乎但欲立功於國而用兵者皆上官靳尚輩有何長技庶幾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我亦可以相忘於無言

天對曰合行違匿固若所呼嗄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嗕厥詐譏登狡庸咈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闔廬爭國得立之後勝楚已久以傷楚之外患不少也環周繞也穿猶俗謂穿鑿也言何周繞穿鑿閭社丘陵之地出如令尹子文者而使張國威乎屈子為三閭大夫則閭社丘陵其采地耶

天對曰闔緒厥武滋以侈頹於兕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王逸曰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時告語堵敖曰楚

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我何敢嘗試君上自予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爭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懇惻義不能已也

天對曰欵吾敖之闕以旅尸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已上皆問楚國之政及當國之人結上皇天集命所當戒之意

